



韭花情

刘井林

北方的秋意，常伴着一缕清冽的辛香悄然而至。当夏末的暑气渐渐消散，田埂边、坡地上的山韭菜抽出细长的花薹，一簇簇乳白细碎的小花攒成伞状，沾着晨露在风里轻轻摇曳，我们就知道，一年一度做韭花酱的时节到了。这毫不起眼的山间野蔬，是刻在国人饮食基因里的老味道，蕴着千年的烟火流转，也含着脉脉的温情与牵挂。

儿时的记忆里，入秋院子飘着韭花的香气。那时没有料理机，做韭花全靠一把菜刀、一块案板。母亲坐在小板凳上，把择洗干净的非花摊开，手腕起落间，刀声笃笃作响，细碎的非花渐渐堆成一小堆绿白相间的碎末，如同调饺子馅一般细致。谁家开始剁韭花，左邻右舍便都知道秋深了。等酱腌好，家家都会盛上满满一碗，给街坊四邻送去。你家送我一碗带辣味的，我家还你一碟加了梨丝的，瓷碗在巷子里来回传递，递出去的是韭花，接过来的是邻里间热络的心意。那时候的冬天漫长，新鲜蔬菜稀缺，一坛密封好的韭花酱，就是整个冬日的餐桌底气。就着玉米窝头吃，鲜咸开胃；浇在热汤面上，提香解腻；哪怕只是米粥配一小勺，也能把寡淡的日子吃出几分香甜。

后来才知道，这寻常百姓家的坛中腌菜，竟有着久远的来头。《诗经》里写“四之日其蚤，献羔祭韭”，早在周代，韭菜与韭花便是祭祀祖先的珍品，要和羔羊一同摆上供桌，算得上是古时的“珍馐”。《四民月令》里明确记载“八月收韭菁，作捣齏”，“韭菁”便是韭花的古称，“捣齏”就是捣碎腌制成酱。两千多年前的先民，和我们做着一模一样的事：趁着秋色正好，收下满捧韭花，捣成酱封存，用来抵御漫长的寒冬。饮食的传承，从来都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里。

让我觉得奇妙的，一盘韭花竟成就了书法史上的千古名作。五代书法家杨凝式，秋日昼寝醒来，腹中饥饿，恰逢友人送来羔羊肉配腌韭花。一口鲜香入喉，他心旷神怡，提笔写下一封答谢短札，便是被后世誉为“天下第五行书”的《韭花帖》。帖中那句“当一叶报秋之初，乃韭花逞味之始，助其肥羴，实谓珍羞”，写尽了韭花配羊肉的绝妙。每每读到此处，忍不住会心一笑。我们涮羊肉时，蘸料里必不可少的那勺韭花，早就被文人写进了笔墨里。古人与今人，隔着漫长的岁月，却因这一口鲜辛的美味，达成了奇妙的共鸣。

气直往鼻腔里钻。吃法也简单，素吃就浇在嫩白的豆腐上，一清二白，清爽回甘，是秋日里解腻的小菜；荤吃便拌进涮羊肉的蘸料里，红的辣椒、绿的韭花、褐的麻酱，拌在一起色泽鲜亮，一口羊肉就着韭花下肚，肥而不腻，鲜得人舌尖发颤。

让我难忘的，还有韭花里的牵挂。儿子在成都生活工作，离家千里。他说成都的火锅麻辣滚烫，可翻遍大街小巷，也吃不到一口家乡的韭花酱。他随口念叨的话，妻子却记在了心里。就在这几天，她特意开车百里上山，摘了饱满的山韭花，蹲在厨房里择了整整一下午，按老法子配料加工后，装在消过毒的玻璃罐里，封得严严实实，又加了冰块保鲜，找了最快的快递寄去。三天后的傍晚，儿子打来视频电话，屏幕里，一家人正围着火锅，那罐熟悉的韭花酱就摆在桌子中央。儿子舀了一大勺拌进蘸料，吞下一口羊肉，隔着屏幕都能听见他满足的感叹：“就是这个味儿！太好吃了！”刚会说话的小孙儿趴在桌边，小嘴巴一抿一抿的，含糊不清地嘟嘟：“韭花真好吃。”看着屏幕上那点熟悉的绿色，看着孩子沾着韭花沫的小脸，我和妻子相视一笑，心里又暖又软。一罐普通的韭花酱，翻山越岭走了几千里路，带去的不仅是家的滋味，还有父母刻在血脉里的牵挂。

有人说，中国人的情感，总裹在食物里，韭花便是极好的印证。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只是秋风里一簇细碎的非花，却装着邻里间的热络，朋友间的闲趣，亲情里的惦念，还有千年未变的传承。从周代的祭祀供桌，到五代的文人笔墨；从草原上的游牧风俗，到百姓家的坛中咸香；从儿时巷子里的瓷碗传递，到如今跨越千里的快递包裹……岁月流转，山河变迁，韭花从未缺席。

秋风起，韭花香。一年又一年，我们采韭花、做韭花、送韭花，在这寻常的日子里，守着友情，念着亲情，过着踏实的日子。原来最动人的情意，从来都不在盛大的排场里，就藏在这一勺鲜绿的韭花酱里，藏在朝朝暮暮的岁月里，朴素，绵长，这，便是人间至味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平庄煤业）

家园 × 周末

JIAYUAN
ZHOU MO

秋染秦岭

刘治军

秦岭的秋，如诗如画。沿着秦岭国家湿地公园的小道一路向山里走去，路边的秋景如画一样映入眼帘。五彩斑斓的秋叶美丽动人，它们像是大自然的调色板，将山谷点缀得五光十色，色彩纷呈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落下来，在地面上绘制出斑驳的光影，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。

山间林丛不时传来清脆悦耳的鸟鸣，宛若乐章。闭目静听，鸣声似清甜琼浆浸润周身，满心松弛惬意。忽有鸦啼划破山谷静谧，抬眼望去，群鸟结伴向山谷深处翩然飞去。

漫步在山谷间，清风拂面，忽然耳畔传来潺潺的水流声。循着水声看见一汪清溪，泉水自巨石分流而下，错落有致，颇有小瀑之姿。我和儿子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，伸手便触摸到了水流，清凉的水瞬间让人神清气爽，心旷神怡。

我们停下脚步，索性玩起水来，儿子挽着裤腿把一颗颗石头径直摆了起来，我们也跟着引水挖道，把水引到了靠河岸无水的地方，瞬间成就感十足。如此感觉还是不过瘾，索性我们都下了水，在浅水区里嬉戏了起来，你追我赶，一时间水花四溅，欢声笑语溢满山谷，完全沉浸在秋天的曼妙里。

女儿偏爱花草草，若不是她大声呼喊，我们还真没发现山谷的山坡上到处盛开着叫不上名字的小野花。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、粉的……这些色泽十足的花簇拥在一起，把整个山谷点缀得如诗如画，不禁让人感到神秘而又新奇。

秦岭的秋，神秘而美丽。除了遍地的美景，还有清新的空气、透明的河水和山间缭绕的云雾。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我们感受到了秦岭独特的气息。微风拂过面颊，带来了山野的芬芳，仿佛一缕秋香在空中飘荡。沐浴在秋日的阳光下，我们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心灵也变得愉悦而安宁。

秦岭的秋，静谧而悠长。抬头望向天际，天是如此的美丽与独特，它给人带来了无限的惊喜与感动，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伟大与奇妙，也让人学会了欣赏自然的美，感受大地的温暖，更懂得珍惜与自然的和谐共处。

登上秦岭之巅，仿佛置身仙境，壮丽的云海与弥漫的云雾交相辉映，形成山谷间一道绝美的风景。站在山顶上，向远处望去，云雾如绵延不尽的丝带一般，朦胧而神秘。山峰若隐若现，宛如仙境。我们沉浸在这壮丽的景色中，仿佛忘却了尘世的烦恼，只剩下对自然的敬畏和眷恋。

（作者单位：锦界电厂）

圣洁之湖

于长安



雪域高原藏着两汪洗尽尘心的碧水，羊卓雍措婉转柔润，纳木措辽阔苍茫。这次到西藏旅游，我跨越崇山险隘，在颠簸的路途之中历经山川的险峻，只为亲身邂逅两处圣湖独有的圣洁。

去往羊卓雍措，必须翻越岗巴拉山连绵不绝的盘山路。公路像一道黑色绸带，一圈圈缠绕在黄褐色山体之上，急弯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侧是紧贴车身的岩壁，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山谷。山上草木稀疏，黄土与碎石大面积裸露，少有丰茂的草甸覆盖。风从山谷吹上来，裹挟着刺骨寒意，处处透着高山独有的冷峻与无情。车行盘旋上升，我的心也跟着悬起，沿途山坳里散落着几台废弃车辆残骸，望着残破的车架，我不由得心生忐忑。

一路屏息盘旋，海拔不断抬升。就在转过一道急弯的刹那，整片湖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帘。群山环抱之间，湖水是温润通透的绿松石色，湖岸线蜿蜒曲折，如同神女抛向人间的蓝宝石，在苍凉荒山之间展开无尽温柔。刚刚还满是荒芜冷硬的山体，忽然被这一汪碧水柔化，深浅变幻的蓝绿顺着沟壑绵延，层层叠叠铺向远方。

我们站在观景台远眺，澄澈静谧的湖面缓缓铺展，方才山路带来的紧张不安，都被湖水抚平。走近湖边，清风掠过湖面，层层粼粼波光随风荡漾，细碎的阳光洒在水面上，熠熠生辉。澄澈的湖水清澈透亮，隐约可见水下自在游动的小鱼，鲜活又灵动。岸边清新的草木气息混着湿润的水汽扑面而来，清甜怡人，沁人心脾。山是险峻寒凉，湖是温柔圣洁，一冷一暖交织，一刚一柔相映，构成羊卓雍措独有的景致。

奔赴藏北的纳木措，路途更为漫长辽远。此行途中要翻越海拔最高点——5190米的那根拉山口。刚下车，稀薄的空气让我每一次呼吸都格外费

力，胸口发闷，脚步稍快便头晕气短。山口寒风袭人，五彩风马旗漫天飞舞，蓝、白、红、绿、黄五色绸布不断拍打，把风调雨顺、山河安宁、世人安康的祈福真言送向云天。站在山口极目北望，纳木措静静地卧在群山之间，湖面辽阔无垠，蓝得纯粹厚重。远处雪山连绵，四周草甸开阔，人烟稀少，空旷辽远，高海拔带来的窒息感，反倒让人更真切地贴近这片未被惊扰的雪域净土。

在山口稍作休整，再乘车半个小时，最终抵达纳木措湖畔。平缓的草甸铺向远方，成群牛羊悠闲地低头觅食。与羊卓雍措婉转柔美的气质截然不同，纳木措坦荡雄浑，湖面一望无边，深蓝沉静的湖水，浪涛轻柔地拍打着浅滩岸线。水天同染一片蔚蓝，念青唐古拉的皑皑雪峰倒映在湖面，山水交相辉映，浑然一体。湖畔红嘴鸥自在翩跹，通体雪白的牦牛静立滩边，接纳往来游人。

回程途中，车停靠在念青唐古拉山观景台，我屈膝凑近高倍望远镜镜筒，千年雪峰骤然拉近在眼前。七千多米的主峰直刺云天，山顶终年覆着皑皑冰雪，雪线之下是黝黑陡峭的冰川岩壁。平日里远远遥望只觉朦胧，透过望远镜，才看清雪山原始磅礴的肌理，冰雪历经了千万年，沉静肃穆，无声镇守着整片藏北大地。神山与圣湖遥遥相望，念青唐古拉是纳木措永恒的依靠，这般近距离对望雪峰，心底满是对天地山河的敬畏。

两处高原圣湖，风姿迥异，却同样动人。羊卓雍措深藏群山沟壑之间，温婉含蓄，九曲回环尽显柔情；纳木措敞开怀抱面向长空，坦荡雄浑，尽展雪域的博大。一柔一阔，一曲折一无垠，风姿迥异，却共守一份纯粹圣洁。雪域的博大与柔情，从不是遥远的传说，那是历经翻山越岭，直面湖山之时，心神与之默然相融的刹那。

（作者单位：长春热电一厂）

让世界看见西夏陵

靳光明

很长一段时间，宁夏总被视作西北一隅。风沙吹过，黄河流过，贺兰山始终站在那里。它不说话，却见过草原的马蹄，也见过农耕的炊烟；见过刀兵，也见过炊火。岁月来来去去，它一直守着这片土地。

山下，是西夏陵。9座帝陵，271座陪葬墓，像时间的脊椎，一节一节托举着一个王朝的重量，静静伏在荒原上。夯土筑成的陵塔，没有金碧辉煌，没有雕梁画栋，只有泥土的颜色和岁月留下的纹理。这里没有喧哗的宫阙，只有风，反复朗读王名与年号，只有戈壁荒原，替历史保存最严肃的沉默。

一千年前，党项人从草原走来，把丝绸之路踩成中轴，把中原的制度与西域的信仰在此对接、缝合。成吉思汗的铁骑终结了政权，却没有踏碎文明，西夏陵站在这里，证明毁灭并不等于抹除。

风吹了一千年，它们没有倒。雨落了一千年，它们没有走。它们只是沉默，把一个王朝留在大地上。

这里曾有一个国家。它有自己的名字，也有自己的文字；有自己的制度，也有自己的信仰。在群山与大河之间，它曾坚定地站立，也曾骄傲地生长。

后来，王朝远去了。史书翻过一页又一页，许多名字慢慢淡去，许多故事被风沙覆盖。只有土地没有忘记。夯土还在，陵塔还在，贺兰山还在。佛塔的影子，落在陵园的土丘上，经声与驼铃在同一条道路上彼此听见，防洪的遗址，仍在替后世抵挡无名的洪水。它们不解释，不诉说，只把真实交给时间。

终于有一天，世界来到这里。不是赋予它荣耀，而是认出了它本来的模样。

西夏陵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
这一刻，没有喧哗。荒原依旧辽阔，风依旧吹过陵塔，阳光依旧落在夯土之上。只是世界终于承认：这里，曾经站立着一个王朝。这里，也曾生长过一种独立而完整的文明。

它留下的不只是陵墓。还有秩序，还有信仰，还有文字，还有一个民族曾经走过的脚步。这些，都静静留在黄河上游，留在贺兰山下。最难得的是，这里没有被刻意修饰。旧的还是旧的，残的还是残的。让泥土仍是泥土，让风仍是风，让历史保持它原来的模样。

今天，风仍在吹，陵仍在。只是它们不再只属于西夏，而是向世界低声讲述，时间如何塑造国家，交融如何成为永恒。民族可以交汇，信仰可以并存，一个王朝用土石写下证明：中华文明，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一张不断汇流的网。

从此，世界记住了西夏陵。

（作者单位：宁夏煤业公司）



秋风染茱萸
岁岁念安康

神华能源报社 制作